

倭幸

匈奴

西南夷 西蜀 朝鮮

93.-95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媚作佞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先謙曰關通也顏注比之關津過泥故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

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祁曰注文駿驥下疑有鳥字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

名伯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稔侯金賞師古曰稔音丁護反補嗣父車騎將軍曰磾爵

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纜過於常宣帝時侍中中郎

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呂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

所毒薨國除補注蘇輿曰漢世謂妾為小妻枚乘傳取皋母為小

鄉里求小妻后止之亦稱傍妻見本書元后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南安屬犍為郡不屬

在今嘉定府夾江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

縣西北二十里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擢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

船即權船也說文無權字新附有之云所以進船也俗亦作棹史

漢通用濯劉屈氂傳注長曰輯短曰濯輯即楫也司馬相如傳濯

鷁牛首文選上林賦濯作權注引韋昭曰濯今棹也楫字蓋起於

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黃帽也又引漢書音義云能持權行船

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顏兩取之

而加潤飾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案推下有之字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尻作袈索隱袈音篤衫襦之橫者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呂夢中陰目求

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補注先謙曰官本目作自史記同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

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字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

登也悅之是小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文帝甚說師古曰悅尊幸之日日異補注先謙曰史

記不重日字疑此衍一字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雖賜洗沐不欲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呂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補注劉放曰積前後賞賜盈

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中大

奮為太中大夫二千石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文帝時閒如通家

遊戲師古曰閒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身曰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巖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巖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補注沈欽韓曰明志雅州榮經縣東北有銅山即鄧通鑄錢處西京雜記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鳴盛曰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常熟呼角為祿皆古音也先謙曰史記嗽作啣下齧亦作啣上不樂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子嗽癰而色

難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嗽作齧已而聞通嘗為上齧補注先謙曰官本齧下有之字太子慙繇

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蘇輿曰潛夫論賢難篇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愛陸

下也又云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

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輿案通舉太子

以極形己之愛上耳以為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鄧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

義也徵音工鈞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奴於幕北建塞徵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徵也朝鮮傳

曰朝鮮屬遼東外徵是東方之塞亦曰徵也師古追未深考歟直言徵以要遮為義豈不簡而明乎下吏驗問頗有

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補注劉放曰遂字屬下竟案盡沒入

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

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補注蘇輿曰潛

公主文帝之女也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

通死無簪天子不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為償之也師古曰此

能違天富無功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

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補注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

長字給字上疑有且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曰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候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媽善騎射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韓媽好彈常以金為丸所

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拾為聰慧上即位欲事

伐胡而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補注宋祁曰注呂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始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

王入朝補注先謙曰江都王非武帝弟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道未行師古曰

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通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

江都王望見呂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

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入

宿衛比韓媽太后繇此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

先謙曰猶言出入掖廷也百官表呂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悅呂軍功

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雛侯師古曰雛大司

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補注錢大昕曰說增父

媽傳不必更及其子也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延年坐法腐刑樂人也

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

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變新聲是也

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

年輒丞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引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

又一本無新字先謙案為與謂同

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

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十七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帝幸之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案書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

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補注宋祁曰埒注末當

有也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注引一本與此同

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弛並作弛

上遂

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

霍去病皆愛幸然亦曰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曰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補注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恭明習法令故事

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

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補注宋祁曰折本無事字方隆好於音樂

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曰

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

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曰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補注宋祁

曰注末當有也字忤恨睚眦輒被曰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

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

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僻作闕建白曰為尚書百官之本國

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在君側故曰應古

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

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

咸待詔買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

之後曰它事論死自是公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

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

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

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

者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欲曰為侍中逡

請聞言事上聞逡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補注先謙曰聞字不可通疑是問之訛天

子大怒罷逡歸郎官補注劉放曰郎疑作故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

曰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耳目有曰閒己師古曰閒音工覓反迺時歸誠取一信曰為驗補注先謙曰官本信

作言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

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

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曰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曰一軀稱快萬眾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

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曰此全活小臣天子曰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

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貴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賞賜二字此誤衍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媢已師古曰媢古訕字訕謗也音所

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曰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曰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

子頗有力補注先謙曰官本力作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

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

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補注錢大昭曰前代宦者往往有妻後漢劉瑜傳云常侍

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

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闔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黃門之養息唐書載高力士娶李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吳文碑亦有妻有子朱子語類云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蕙音悶諸所交結曰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蘇輿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賈以當之也

涓于長字子孺補注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魏郡元城人也少呂太后姊子

為黃門郎未進補注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先謙曰注當在幸字下幸會大將軍王鳳病

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呂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

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呂為皇后太后呂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師古曰罷請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

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曰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后字先謙曰官本有后字

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嬪為龍頤思侯夫人晉灼曰嬪音靡補注錢大昕曰韓寶嗣父增為

龍頤侯諡曰思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求復

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為白上立

曰為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

曰嫚褻汗也易輕也易音弋豉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

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

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曰當代輔

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辜過

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

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

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

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

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

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

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

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占侮字謀立左皇后辜至大逆死

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故

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屬下有歸字是始長呂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靳反其愛

幸不及富平侯張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補注何焯曰放事附見張

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為良史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

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案鉅萬貴震朝廷常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裛

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裛古袖字補注宋祁曰裛字上當有衣字先謙

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効反

不欲動賢迺斷裛而起

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曰自固每賜洗沐不肯

出嘗畱中視醫藥

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是

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

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妻子居官寺舍

補注先謙曰若及也因賢

妻故並吏妻子皆得居官寺舍

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補注錢大昭曰詔南監本閩本竝作召先謙曰官本

作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

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

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曰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

畫雲氣華蘊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

榭轉相連注山池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綈錦師古曰檻

玩好窮盡雕麗 板也綈厚縉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

也音徒奚反 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補注先謙曰 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

園祕器珠襦玉柙豫曰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

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 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

皆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 補注宋祁曰柙字下當有

字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

師古曰題湊 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采摠甚盛上欲侯賢而未

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

名之下 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

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

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

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

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

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竊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

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呂鑿待詔與校

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呂聞咸伏

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

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補注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而宣除用丹爲

御屬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御屬主爲公御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

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

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

君上爲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呂季友鳩

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

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

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呂書飭師古曰飭與敕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

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呂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

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罰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

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噬膚之恩是取易睽六五厥

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其上票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呂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曰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

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曰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

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

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補注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單于怪賢年少以問

譯師古曰傳譯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

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

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

中門光入問補注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

賓客均敵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均作鈞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

大夫常侍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亦稱常侍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賢繇是權與人主

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

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

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補注劉攽曰多字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補注先謙

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為南郡太守病免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育咸賢父恭慕之欲與

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

蓋咸自謂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

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

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

補注王念孫曰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

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

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傳宜從丈人所鄧注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薛宣傳

自從其所顏注若自出

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曰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

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

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

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曰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賢不知所為

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呂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日就也曰閒

者呂來陰陽不調蓄害竝臻師古曰蓄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被也夫三公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眾

心非所呂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

自殺家惶恐夜葬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竈則罪人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留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殮王文彬曰

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慮有它故乘夜潛葬之故莽以詐為疑以罪葬例之不合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

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詎驗也音軻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

曰風讀曰諷質性巧佞翼姦呂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補注王文彬曰翼姦謂與姦人相比

黨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

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呂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

不悔過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等字乃復呂沙畫棺師古曰以硃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

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呂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呂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

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諱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

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

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

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呂它臯

擊殺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補注

劉放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字錢大昕曰豈以其嘗為大司馬主簿相涉而誤歟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十六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手中拭閔

泣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

曰商容殷賢人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補吏至

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官本藉作籍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

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曰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

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也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

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曰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第六十三

終

漢書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樂彥括地譜云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

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

獯粥是一也唐虞曰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戈六反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

駃騠騊駼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駃騠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馬類也

生北海驪奚駃騠類也佗音徒何反駃音決騠音提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弓

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句

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為用食字之誤也膳膳膳字作膳

用形為肉故用猶以也言射狐菟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菟

用為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為用故用亦訓為以此言匈奴習於騎

射自為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及長而為士則力

能彎弓者盡為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

言食肉耳始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

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

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

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解單于姓攣鞬氏本文下云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則不能謂無姓也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

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欽韓曰

困學紀聞王速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亶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六百年曰三百歲未

知何據案班承史遷舊文而不知其繆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亶

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下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

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後十有餘

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曰注文冒亦作昌越本作冒先謙曰作昌是也索隱亦作昌

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竹書紀年穆王

年纔九十四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四白

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

音關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

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事與此合先謙曰史記

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師出踰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班注詩作易林睽之小過云采

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儉允之故豈不日戒儉允孔棘

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

家夫婦之道者以有儉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儉允之難甚急補注先謙曰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鄭箋云豈不

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是鄭讀曰字此作日戒明三至懿王家詩是日字毛或作日也唐石經改毛詩曰作日又誤

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

朔方北方也言獫允既去朔方安靜乃築城以守

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補注先謙曰自至穆王之

孫至此班氏所增

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補

注先謙曰后字誤官本作申侯

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

師古曰麗

讀曰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驪韋遂取周之地鹵獲補注先謙曰昭云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史記作焦穫

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此鹵獲乃誤文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

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補注劉敞曰當字下疑有是字先謙曰劉說是也此脫文史

記作當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

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補注

孫曰齊上脫於字御覽四夷部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

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

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

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補注周壽昌曰開戎翟戎

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

曰今伊闕南陸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

渾山川是其地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

洛之間晉灼曰圜音囂三倉作圍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

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圜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一統

志圖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秃尾河自建

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

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圖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

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嶺下東南流

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六十里舊志所記里數

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同先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

謙曰史記西河作河內者狄子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曰西有縣諸畎戎

狄獮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縣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而晉北有林胡樓煩

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

之戎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僖林為李牧所滅索隱樓煩縣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

春秋時北地也嵐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服

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困學紀聞魯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裁

五十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并代曰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先謙曰索隱貉即滅也後與韓魏共

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曰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曰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曰距胡補注蘇輿曰据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里之名耳後人曰長城始於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

後各有長城詳見顧氏日知錄三十二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補注先謙曰史記亦有築長城三字此趙之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補注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

為句先謙曰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

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

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先謙案臨

戎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漢朔方縣西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黃河向北流之東岸官本注無霍去病三字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

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東胡下再有東胡二字史記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

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

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造陽在今媯州北唐媯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治漢襄平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已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錢大昭曰物南監本闕本作眾先謙曰官本作眾史記同無數

字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

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補注先謙曰正義括

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先謙案隋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合水東北百二十里縣

東有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九原漢五原縣雲陽扶風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

也補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補注先謙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

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先謙案岷州今鞏昌府岷州治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

謙曰正義括地志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案河目縣在今吳喇武西北當是時東胡強而

月氏盛師古曰月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補注宋祁曰

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閱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爾

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

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驍音呼交反補注王

念孫曰案作下原有為字後人曰為即是作故刪去為字不知古書言作為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為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

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為鳴鏑史記同

習勒

其騎射

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

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

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其左右

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

冒頓自立為單于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

冒頓既立時東胡強

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

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

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曰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

于一闕氏補注沈欽韓曰顏籀匡謬正俗以闕氏為專言正妻案

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皇后則稱大幹耳冒頓復問左

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

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

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

侯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東胡使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

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

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召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

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

邨虜施師古曰朝邨屬安定虜施屬上郡補注先謙曰朝邨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虜施在今綏德州東南五十里遂

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呂故冒

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涪維呂至頭

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師古曰尙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

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信官號補注錢大昭曰信當作姓先謙曰官本作姓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

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掌師古曰音丈庚反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補左注先謙曰谷蠡下史記有王字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謙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

奴謂賢曰屠者故常曰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曰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曰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補注劉攽曰

以東屬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曰西接氏羌補注先

接下史記有月氏二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補注先謙曰匈奴謂所都處為庭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劉攽曰衍國字先謙曰史記亦作最為大

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先謙曰舊本衍文史記無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補注先

少史記作小明少字非也五月大會龍城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會五月龍城索隱崔

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案晉載記
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猶循舊俗也祭其先天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蹠音帶匈奴秋社

曰蹠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

尚豎柳枝眾騎馳遶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補注何

焯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欽韓曰索隱鄭氏

曰蹠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蹠林案遼史國

語解云蹠林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林木為蹠也新唐書太宗

以鐵勒部思結為蹠林州隸燕然都護府先謙曰官本注無皆字

正義以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

字下屬誤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

刻其面也如涪曰軋槌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

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補注何焯曰軋之

義似當從如說先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

尊日上戊己補注錢大昭曰以戊己日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尙字

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裳補注先謙曰而無封樹喪服補注先謙

華曰匈奴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

冢曰豆落

曰史記十作千正義引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沈欽韓曰

顏此注蓋史誤已久月將滿輒為寇抄先謙曰史記作舉事隋書突厥傳候

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疑星字衍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曰予之得人曰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曰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

言善誘則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輦作輿後北服渾窳屈射丁

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

屈躅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

皆無龍字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

隔昆國新犂國亦無龍字先謙曰史記渾窳作渾庚於是匈奴貴

人大臣皆服曰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萬騎圍高

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補注先謙曰詳婁敬傳漢兵中外不得

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

曰驪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驪音龙騂音先營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馬面額皆白為驪驪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驪馬高帝

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補注沈欽韓曰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

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興師妻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蓋如此閼

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直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角作角直是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鴈門二字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曰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

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曰

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先謙

曰史記作率往來苦上谷曰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其黨數千人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債如左傳迺為書使使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債如左傳

張脉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

主不樂無呂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呂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

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於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豨之反

於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之譌噲為上將軍

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唸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師古曰唸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呂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

之呂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

度單于過聽不足曰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曰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

義補注宋祁曰晏本無嘗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

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補注何焯曰前此匈奴復得陽山北

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於是文帝下詔

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

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

自保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

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補注先謙曰濟北王興居文帝歸罷丞相擊

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

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云恨讀爲很謂相爭鬪也詳見劉向傳絕二主之

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師古曰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

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呂其故

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

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呂滅夷月

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補注

先謙曰史記之在定上是皆已爲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巨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爲一

家北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

民呂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

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未知漢意如何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補注先謙

曰史記序作雲下同請字下屬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

之補注先謙曰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請勿羈留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

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除前事復故約已安邊民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已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

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補注先謙曰綺衣下史記作繡袷長襦

錦袷袍**比疏**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疏字

凡三事訓多混同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

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名之惟以梳為

比輅耳顏說未聞先謙曰索隱蒼頡篇靡者為**黃金飭具帶一黃金**

犀毗一孟康曰要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

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

冠具帶黃金師比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案具當作貝淮南主術訓趙武

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後漢書傳孝惠時鄧中諧冠高誘注

以注當有脫文云私鉗頭者即指師比言之其云郭洛帶一名鮮卑

帶與張晏說合東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魏志注典

略文帝嘗賜劉楨郭洛帶班固與竇憲賤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

篤國策注云胡革帶鉤為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云犀毗或
無一字先謙曰史記飭作飾此誤
犀毗史記作胥紕具疑當作飾此誤
四十匹師古曰縵者帛之總稱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

曰翁史記作公此本以翁主蒙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

中公主之名曰翁主著其實也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

曰言我必於漢生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我行也班刪行字而語意正同顏注不合

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已強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之字是已衣食異無印於漢

矣師古曰印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弊已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

弃也音呂反呂反已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

曰史記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已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

作渾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漢遺單于書已尺一牘辭曰

志反補注劉攽曰說當作施銳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已遺物及言語云云補注先謙曰

史記無已字

中行說令單于呂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

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呂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

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親上有老字則文義更顯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呂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呂其肥美飲食壯健呂自衛

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呂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

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

帶之節闕庭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節作飾是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

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

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未流怨

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乘已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已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

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

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補注先謙曰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

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已言

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已騎馳蹂迺稼

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補注先謙曰

寇狄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是補注先謙曰今涇州鎮原

縣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回中宮卽此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證之

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作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侯騎至雍甘泉

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漢甘泉在雍州雲陽西

於是文帝曰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

乘十萬騎軍長安旁曰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補注先謙

曰索隱表盧作旅古今字異案今表作旅又旅誤字

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

師古曰遯古速字

隆慮

侯周寵爲隴西將軍

師古曰慮音盧補注先謙曰上郡北地隴西並以屯地名之

東陽侯張相

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補注朱一新曰

赤成侯渫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匈奴傳亦皆作成侯索隱成縣名屬涿郡則此傳無建字是文紀誤先謙曰史記云前將軍時

爲將軍者尚有欒布班氏剛之說見文紀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畱塞內月餘漢逐出

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曰曰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

東最甚郡萬餘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郡上多至代二字

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

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

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補注先謙曰史記且渠作且居先帝

制

補注先謙曰言高祖制詔如此

長城曰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曰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

暴虐

補注先謙曰官本居作俱是史記作俱無暴逆

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

晉灼曰濞音濞水之濞邪

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濞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進取之利

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

師古曰寢息也

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

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

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

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補注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

不然衍使字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為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

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為衍文而不知其為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粦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

補注先謙曰今史記綿作絲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已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

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補注劉敞曰衍也字墮壤前惡已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動

貌跂音岐喙音許穢反蠕音人竟反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息而息蠕蠕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蠕動也

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蝮行東方朔傳跂跂

脈脈善緣壁跂與蚊通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

廣雅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跂行喘息周書周祝篇

之類王褒洞簫賦蟋蟀蚘蝮蚊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

跂動噦息淮南傲真篇蠅飛蝮動跂行噦息噦竝與喙通為息

以跂為足喙為口則與蝮動之文不類矣先謙曰官本注岐作

啟無兩也字及末兩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啟字越本作岐字莫

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

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補單于毋言章

尼等師古曰背單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凡云

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補單于畱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畱志

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

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言益眾廣地匈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今可言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此與

文紀所載詔文詳

略互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而廣云後元三年立

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補注先謙曰文帝後六年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隄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補注先謙曰句注山在雁門陰館今代州西北飛狐口在代郡常山關今蔚州南緣邊亦各堅守已備胡

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已備胡補注先謙曰三將軍

周亞夫徐厲劉禮胡騎入代句注邊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補注先謙

曰元年四月遣御史大夫陶青和親二年復與和親並見紀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

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

大寇補注先謙曰帝紀五年遣公主中二年入燕六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後二年入雁門武帝即位明和

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曰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聶翁壹敘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

多以壹為字者顏注非

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為賣馬邑城曰

誘單于

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

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十萬騎入武

州塞

補注先謙曰索隱蘇林云在雁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曰伏單于

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

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

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

具

告單于

補注劉敞曰迺下具告單于一句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口

吾得尉史天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

曰尉史為天王

補注周壽昌曰匈奴

以天為重猶云天所封之王也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補注王念孫曰案

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

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

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

古誤訓從為隨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率遼

東兵先縱漢書同上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

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

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不至已故無所得將軍

古無注師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單于不至已故無所得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已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

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已中之師古曰以關市

仲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光六年春匈奴入

誤當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

七千補注先謙曰史記七千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

下有有餘二字語較圓

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漢囚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人盜邊史記作數

入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遣韓安國屯漁陽其冬當作其秋時未正歷冬不在歲末也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朔元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補注劉攽曰衍之字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已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何焯

曰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無燧火通甘泉之患先謙曰武紀置朔方五原郡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已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補注齊召南曰案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

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据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陟作涉本表同陟字誤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共友史記作恭友紀入鴈門亦在夏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冬又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

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五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補注何焯曰再西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右賢王弓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

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六年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補注何焯曰直單于庭北出擊匈奴得首虜

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

脫補注周壽昌曰蘇建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呂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

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

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

依史記作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

沒也分誤為介介本傳也進退之分俗作介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莊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

介獨二字單于既得翕侯呂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呂誘罷漢兵徼極而取

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單

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微音工堯反

于從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補注何焯曰遣票騎擊其西春小嘗之夏大發兵沈欽韓曰耆與

支同元和志甘州刪丹縣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縣南五十里東

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先謙曰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

法補注沈欽韓曰始皇紀十年迎太復居甘泉宮十五年韓非

死雲陽正義括地志雲陽城在雍州雲陽則雲陽爲秦地久矣三

十二年使蒙恬略取河南地即漢之朔方郡耳寧得以前與秦逼

處數十里間乎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休屠金人祠及徑路神

祠越巫船祠此因霍去病得休屠金人置諸雲陽郊祀志作甘泉
宮以致天神是也本以得金人而有其祠說者反謂匈奴祭天
之處慎矣正義引括地志宋敏先謙曰史記八千上有萬字其
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

補注何焯曰兩將軍擊其東

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

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補注劉奉世曰

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先謙曰史記作漢亡失數千人李廣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武

紀云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合證之廣軍四千死者二千餘故云過半殺匈奴三千餘故云過當及獨身

脫還其軍盡亡失蓋或降或逃故耳故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也情事固無不合合騎侯後票騎將軍

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補注何焯

曰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於是幾耗其種之半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

補注先謙曰武紀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

中呂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

西滅北地呂西戍卒半

補注劉敞曰西當作而

明年

春補注先謙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

補注朱一新曰其年春霍去病傳作其明年攷之武紀漢謀呂為去病傳是也此脫明字先謙曰四年也史記亦有明字

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已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發

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補注王念

孫曰私負從馬即謂私負衣裝而從之馬顏分為二事非糧重不與馬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補注何焯曰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

于票騎值左賢王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作期是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已精兵

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補注周壽昌曰左傳一與一誰能懼

彼注與敵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

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

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曰為單于死迺自立為單

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曰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曰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

曰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

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土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於是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此傳微

有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遣公孫賀等在元鼎六年秋滅南越在六年春

滅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尚未滅也此兩為南之誤史記亦誤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

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補注先謙曰集解臣瓚云去九原

二千里見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

漢輿地圖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補注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召見武節

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補注周壽昌曰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客漢舊儀云主客尚書主外國事

匈奴亦設此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

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能在即上是也官

本脫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

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

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曰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

墨黥面也補注王文彬曰注複述無謂疑有脫誤荀子正論篇注黥以墨涅面顏注黥或涅之譌王烏北地人習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

漢曰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

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縮傳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

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

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並記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

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

滅貉朝鮮已為郡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葳補而西置酒泉郡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

已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已翁主妻烏孫王已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

縣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而匈奴終不敢已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已匈奴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

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

和親已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已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

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正義無幾言無所冀望也似較顏注為長周壽昌云言無冀和好矣於義亦通匈奴俗見漢

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已為欲說折其辭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少辭字與下對文較合

年已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使是謂

有使必荅也時無兵事知作兵者非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

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已甘言師古曰調古諂字欲多得漢

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

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補注先謙曰武紀元

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詔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即此事也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

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已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

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

野侯屯朔方曰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奴也泥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

子詹師廬立補注先謙曰史記詹作烏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

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

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曰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

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補注先謙曰太初元年漢使貳師將

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漢受降城在

吳喇忒旗北吳喇忒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

死而單于年少補注劉攽曰而改兒先謙曰史記作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

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兵來迎我初漢聞此言故

築受降城猶已為遠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二年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呂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

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

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為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

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响犁湖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

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劬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鄯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北得宥虜城案即築城鄣列亭至盧胸也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居延海在甘州其秋匈奴大入雲

中定襄五原朔方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五原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

王門關故得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

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謙曰敢史記作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

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師古曰遺畱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

世祖昔為紀侯所譜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

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元年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單

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

行音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漢二年浞野侯上

之明年二字蓋衍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

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涿涂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已其女妻之

後二歲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四年遣貳師將軍等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

補注先謙曰史記七作十

强弩都尉路博德

補注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

博改作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即

上韓說也

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

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

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

而單于已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

補注先謙曰史記止此以下班氏所增

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

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已為有病更

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已左大將為左賢

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纏更曰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己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

和二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其年當作其明年於是漢遣貳師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巨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

曰武紀作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鄧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有速

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

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
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為一句矣但言
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先謙曰官本斜作邪是匈奴

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沒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

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

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

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闐讀與開同補注錢大昭曰闐陵侯成婉也本匈奴人表作開陵盡得其王民

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

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

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趙信城范夫人

城並在喀爾喀界內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

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

意適與獄會郵居呂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呂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

意適與獄會郵居呂北可復得見乎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

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補注先謙曰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先謙曰虜死傷甚眾軍長

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

輝渠魯閔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補

注錢大昭曰据表輝渠侯僕朋子雷電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

尉與貳師俱擊匈奴即其人也據晉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

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雷後作雷電閔作陽多下無者字是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

竇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栗水西行過

漢將竇憲故壘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

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案亦在喀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

爾喀部內先謙曰官本注一音作音一是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

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

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

律上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四年

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呂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

妻

師古曰閭讀與開同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稷米五千斛

師古曰呂麩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

也米雜繒萬匹宅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

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

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畱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

師古曰單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與敕同

言先

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呂社

師古曰呂祠社

今何故不用

補注

宋祁曰越本無今字

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

補注先謙曰官本怒作罵

遂

屠貳師呂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

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宜下黍作禾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謙曰武

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前此者漢兵深入

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

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補注周壽昌曰殯未及生而胎敗也自單于曰下常有欲和親計後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

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顛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矯單于令師古曰矯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

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

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

蠡王曰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

不服反曰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

肯會龍城師古曰谷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後二年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曰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說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

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

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

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

馬宏等補注先謙曰据昭紀在始元六年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

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曰通

善意

補注周壽昌曰傅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略殺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

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遮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

年前宏為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尚是時單

于立三歲矣明年

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

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

師古

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

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曰為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

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

補注先謙曰二年

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曰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

曰備奔走

師古

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曰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然其侵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曰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

死明年

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推之此明年二字當衍

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補注周壽昌曰犁汗是匈奴

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犁汗都尉文有到左犁汗王威所居地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

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

賢王犁汗王四千騎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無幾下

分三隊

入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屋蘭今山丹縣西北

番和今涼州府永昌縣西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

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張掖屬國

有千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

成安侯

補注先謙曰据功臣侯表封在元鳳三年二月斬犁汗王二年事也

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

掖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中匈奴三次入邊紀皆不載

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

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行攻塞外亭長

補注錢大昭曰

長當作障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燹火候望精明

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補注錢大昭口要依注當作邀先謙曰官本作邀呂問護軍都尉趙充

國充國已爲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

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紀在元鳳三年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

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繇是

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

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

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補注王先慎曰時公主亦遣使上書見西

域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

者皆從軍師古曰仇音古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仇是顏所見本亦當為仇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

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昆彌自將翕侯呂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毆與驅同是已五將少所得補注沈欽韓曰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賣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緻卽下調穀馬案防以此事知馬出塞飼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

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

使者蒲陰王弓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

壽諫曰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曰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

邁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補注王念孫曰案邁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

正文作邁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而邁字無音則本作留明

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涪注

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其字並作留故知此邁

字為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邁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

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愞逗邁當坐者邁字師古無音

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

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並作逗留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

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

汗都尉千長將弓下三萬九千餘級補注王先慎曰將字上奪騎字常惠傳西域傳並有其

證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補注錢大昭曰于當作亡先謙曰官本作亡

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烏孫其冬

補注先謙曰本始三年冬

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烏孫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數字

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師古曰雨

音于一

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

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曰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

師古曰當

者報其直補注周壽昌曰取當猶取償也

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茲與滋同

而邊

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顓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

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呂休百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

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

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

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

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

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呂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噤居左地者孟康曰噤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噤音奴獨反其君長呂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補注先謙曰下戰字衍文遂南降漢其

明年補注先謙曰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呂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補注先謙

曰互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

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後為元康上是地

節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歲當為後四歲方合元康四年之數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

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神爵元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

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

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餘萬作萬餘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呂為言兵鹿奚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為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

羌陽雕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為言兵而加地名為侯例不入表也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

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顓渠闕氏語曰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

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勃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補注先謙曰伊酋若王宣紀作呼雷若王譯音

無定字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呂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

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日逐王先賢揮補注先

本揮作禪引宋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祈曰禪當作揮

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

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補注先

曰据紀表歸在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

明年補注先謙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鞮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鞮王留庭奧鞮貴人共立

故奧鞮王子為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留庭者留居單于庭

鞮王也云至奧鞮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鞮為西域地名此云奧鞮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
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
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
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
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
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
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
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終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耆音莫構反留居單

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

尉師古曰揮音纏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王念孫曰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

與有財也齊策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各二萬騎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上例反唯音弋癸反

共讒右賢

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

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雷闞敦地師古曰闞音躡敦音頓又音對其明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噤姑地師古曰噤音乃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乃作力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

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瞽樓

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遯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遯累者其官號也遯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

云宣紀呼速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速累單

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補注先謙曰信成即新城字通用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

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

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閩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閩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補注劉攽曰多呼

浙本無破其兵三字王文彬曰此文誤倒當作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呂服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為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

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占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

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

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呂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補注周壽

昌曰匈奴貴人相稱為大人二字始此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

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

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呂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呂冠帶衣裳黃金璽鑿綬師古曰鑿古戾字戾草名

也呂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音淫衛

字本作彘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彘當作璣王莽傳正作璣說佩
文璣劍鼻也古銅劍常有之以玉爲劍鼻故從玉亦有用銅者佩

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
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

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補注沈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古今並以一矢爲一發隋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

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騶虞詩壹發
五靶箋以爲五靶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

爲一發五已中師古曰檠戟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

其四寧得爲仁師古曰檠戟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

曰勒馬師古曰檠戟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

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補注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
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
合拜也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
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宣

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及諸蠻夷君長
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徐上有卽字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卽公孫敖所築者城在五

原郡邊界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

發邊郡士馬百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靈渾縣西北補注沈欽韓

曰河水注水北迤西溢于靈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明志榆林衛西北有雞唐地志以奚結部置雞鹿州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給贍

其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

遇之甚厚明年

補注先謙曰四年

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

補注先謙曰黃龍元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

于曰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曰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

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補注王念孫曰案

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顏說迂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胡待西域惡都奴界上

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巨例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烏揭即前文所謂呼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補注

周壽昌曰堅昆今塔爾巴哈台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

萬斛已給焉。郅支單于自己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

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

聞甌脫皆殺之。

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

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王念孫曰：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

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

令自疑。

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

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已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

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恐北去後難約束。

師古曰：不可更其為言要。

昌猛即與為盟

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

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

有寇發兵

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選敢死上徑臘河趣白道刑白馬單

于謂之白道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

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為飲器者其飲血盟契臂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注胡人之盟約

置酒人頭骨中飲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曰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曰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

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

官本注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有詔昌猛曰贖論勿解盟其後呼

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已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已其地立郅支令

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

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

上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纜同其後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

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郅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補注沈欽韓曰案文當云康居非烏孫已故未得

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已自親師古曰言

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婿元帝已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補注沈欽韓曰西京

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

朝求美入爲闕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

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已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已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已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已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已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喇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

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卽爲

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

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外城設屯戍呂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補注先謙曰所謂大磧也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呂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呂罷外城省亭

隧今裁足呂候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

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尙建關梁呂制諸侯所呂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呂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

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八也起塞已來百有餘年補注先謙曰胡注自武帝起塞時數之非皆已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補注先謙曰顧炎武

云昌平山水記潮河川至牛闌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十里昔

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為柵其外縱橫布石

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

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

費久遠不可勝計也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已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

也解在平紀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

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

候望單于自曰保塞守御

補注先謙曰御禦同通鑑作禦

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曰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

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曰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曰備塞外也亦曰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曰專眾

心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專壹也

敬諭單于之意

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為單于

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曰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

呼韓邪

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曰為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令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

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

得已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

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

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使是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

師古

曰言胡得之國曰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

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

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

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闕

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

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父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

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

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橐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橐音力追反補注齊召南

曰案自雕陶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匈奴謂孝為若鞮見下文周壽昌曰後書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復株

橐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

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橐單于復

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不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生二女長女云

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

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妃稱福晉也非公主之比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莫

演荀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蒲阪伊

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谷永杜欽以為不如勿

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惟永欽不可也作咸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曰為漢興匈

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

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

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曰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

也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讀曰境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

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

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

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

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畱斯侯人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胸並作胸 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

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未入塞病

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

王烏夷當入侍

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補注宋祁曰揮舊本作禪

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雷若鞮單

于烏珠雷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與

為右賢王

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雷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闕氏補注先謙

曰官本第二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

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或

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

就羽

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雕作鶚引宋祁曰注鶚當作雕就即鷲也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

言其利

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得此地為中國利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耳補注先謙曰

胡注直徑直也

為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

為損中

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

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國之威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補注先謙曰胡注交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

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

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闕之補注宋祁曰闕當作閉先謙曰通鑑闕作割胡注謂從直割地以其斗入者與漢也省兩都尉士卒

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

地必厚報賞單于補注宋祁曰賞字當作償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

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駮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駮音塗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

鏢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

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幕中

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

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補注周壽昌曰即所謂裨小王之類

西邊匈奴邊國小蒲類皆是也見西域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纏稽音

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翁侯人眾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師古曰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

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師古曰遂音錄單于受曰狀聞漢遣中

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

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並為漢臣不當擅受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

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曰為虛費府

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

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曰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補注先謙曰言隙從此開本北地之狄補注錢大昭曰本閩本作夫五帝所不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

明之呂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音獲補注朱一新曰石卒其所已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

通作碩鄧說是也顏注非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曰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

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干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曰積

土為封而虜名王貴人呂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又禪祭也

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人謂舉燧燧為狼火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曰為不

壹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曰忍百萬之師曰

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

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

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王念

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扶伏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稱臣

師古曰伏音蒲北反補注周壽昌曰扶伏即匍匐

然尙羈縻之計不顛制

師古曰顛與專同專

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恨也音竹二反

形容魁健

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

氣

師古曰難化曰善易隸曰惡

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

於為惡也

其彊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

籍蕩姐之場

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蹈也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

注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反豈是邪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

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已犁其庭埽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師古曰蓄古災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

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

曰懸絕也此疑脫

前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師古曰已止也

奈何距呂來厭之辭疏呂無日之期

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

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

之辭以怨漢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

歸怨於漢因呂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師古曰先

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補注先謙曰思患豫防則兵威可不用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

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補注先謙曰邊隙既開雖竭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

師古曰圖謀也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已大萬計者

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

北向相似也

在西域中 迺已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

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已遏邊萌之禍

補注先謙曰萌氓同字

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

斤

補注先謙曰官本雄作繒

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

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

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已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已太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止宿補注

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

告之已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

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

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

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

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闕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

左日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迺風

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

所曰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

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西域傳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皆怨恨都護

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補注

先謙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

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翕告

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即遣還補

注先謙曰今有即訓顏注未晰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

南天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

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

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已報

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已報厚恩

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

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

其罪補注先謙曰胡注為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補注先謙曰欲以懲後使不敢叛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

此制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

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

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補注先謙曰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舊

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曰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颯

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

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曰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

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

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補注錢大昭曰之當作不先謙曰官本作不匈奴使怒收烏桓

酋豪縛到懸之補注周壽昌曰到倒同孟子猶解倒懸也酋豪昆弟怒其入匈奴使補注

錢大昭曰入當作殺先謙曰官本作殺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

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

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

往贖匈奴受畱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畱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

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補注錢大昭曰此率

字讀如將帥之帥莽置五威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中帥故下云右率陳饒先謙曰官本注在重遺單于下多齋金帛

重遺單于諭曉曰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補注齊召南曰案故印即甘露三年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

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

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錢大昭曰閩本曰下有止

字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

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

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

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

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

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補注宋祁曰迺已當作以迺

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即是也即者若

也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即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御覽儀式部四

引此正願得故印將率示曰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

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

書求故印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將率還

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曰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

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

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顛決曰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補注

宋祁曰決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曰求稅烏桓不得

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曰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

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曰護送烏桓為名師古

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曰

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

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

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帥也補注先謙曰成城通作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

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補注周壽

昌曰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犁汗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汗下同

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

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

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

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

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

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

呂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

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

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

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呂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

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厯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

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

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

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

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

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

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

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

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蠱音

盲螫音式亦反毆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

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齋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天

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

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呂喪社

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厄比年饑饉西北邊

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

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

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已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鍍薪炭重

不可勝師古曰糒古釜字也鍍釜之大口者也鍍音富食糒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

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

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

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

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已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

已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已登代助為順單于

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葛邪塞下震狄將軍王巡屯雲

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

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

已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已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

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構作搆注火作丈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

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烏珠雷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

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補注先謙曰云是須卜居次上文兩見伊墨二

字疑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

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累音力追反

烏累單于咸立呂弟

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呂弟屠耆闐

氏子盧渾為右賢王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呂

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

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呂為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留單于

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補注沈

欽韓曰一統志虎猛廢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榆林北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

補注周壽昌曰

和親侯王歙展德侯王颯俱王莽時封故表削而不書

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

師古曰歙

音翁中部都尉已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颯音立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

等

補注先謙曰官本購作搆

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歛颯

補注宋祁曰廚字上當有右字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

作刑名也如瀆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

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

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

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

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

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歛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

載呂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至塞下單于

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

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

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歛又已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死弟左賢王興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

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

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

櫝王師古曰櫝音讀補注先謙曰上文昭君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譌與云下應更有

云字文義乃明据下文云與當俱來也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

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已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

脫歸匈奴補注先謙曰即上文子醯櫝王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

已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

會當病死莽已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爲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所曰尊

錢大昭曰陸當作睦陸遂任名捷莽侍者開明所生女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歸

王率眾降侯其孫颯嗣侯此殆即其人颯颯字近又緣上展德侯德侯先賢揮以匈奴日逐

颯而誤下稱劉颯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國建武六年使匈奴見後書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

侯曰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曰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

角堂之鄭注堂讀如掌庚反補注錢大昭曰攷工記弓人維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遵傳云單

距之掌說文堂距也于欲詘脅遵遵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稱戎

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先慎曰春秋有道即春秋有言也與書戒

詩稱同意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已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

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單于冀曰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

而單于反曰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曰漢女增厚其賂歲

曰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曰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

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

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

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曰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

如匈奴者非可曰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曰厚利結之於天

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曰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曰堅其約

質其愛子曰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

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曰當三軍之

費城郭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

而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

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稚子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

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

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

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

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畱漢使已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其桀驁尚如斯

師古曰驚與傲

同安肯已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

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

夫

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

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讀曰冀

至孝宣之世

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

因其壞亂幾亡之阨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權時施宜覆曰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二世稱藩賓於漢庭

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案呼韓邪復株案烏珠雷三單于來朝是三世賓漢庭也

是

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亡干戈之

役

師古曰菽古黎字補注沈欽韓曰案隸釋華下民租碑惠滋菽庶多他碑費鳳碑又作勑堯廟碑作藜此正漢俗黎字不得以為

古先謙曰官本菽作勑三當為五五世宣元成哀平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

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曰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師古曰遂古遁字補

注沈欽韓曰此亦遜之俗字不得為古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侯應曰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

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

師古曰昧貪也音妹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

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補注蘇輿曰前所云有闕于後世者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

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必作可是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

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補注王念孫曰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

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

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並與類同桓六年

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亦類也周語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或脩刑政或

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

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夷狄之人貪而

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

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已

山谷雍曰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壅

天地所曰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曰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義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曰禮讓羈縻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終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已十數 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 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

為縣屬牂牁郡補注先謙曰 其西靡莫之屬已十數滇最大 師古曰地

今遵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 自滇已北君長已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

名也滇音顛 此皆椎結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

州治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已東 補注先謙

朝鮮傳亦同補注先 韓云桐師漢志作同並蓋隸體相似在曲靖府霑益州北 北至

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補 名為雋昆

明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

曩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先謙曰官本雋並作雋是雋今寧遠

府西昌縣昆明今寧遠府鹽源縣治唐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

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徙荅都

最大師古曰徙及荅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荅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荅音材各反補注先謙曰徙縣在雅州府天全

縣東沈黎今雅州自荅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冉駝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

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龍補注先謙曰冉駝國今茂州地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

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駝呂東北補注先謙曰自下脫冉字

史記有君長呂十數白馬最大補注齊召南曰案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頃詳後

書南蠻傳先謙曰今階州成縣漢白馬氏地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躄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呂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補注先謙

日史記巴下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躄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

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奪一統志滇池在雲

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
晉寧州西北昆陽州北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呂兵威

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已其眾王

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

隄故道纜廣五尺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沈欽

韓云敘州府慶符縣南五里即古五尺道也嘗破史記作常頰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

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反補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柞馬焚僮旄牛已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已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

日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

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

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飮補注錢大昭曰南方

艸木狀云茆醬華芟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華芟生於番禺

者小而青謂之茆焉可以為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

蔓生先謙曰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

官本赤作桑

官本句末
無也字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補注齊召南曰案牂牁江即鬱水

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遜水者也地理志牂牁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是也今日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

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
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牁江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

盤江在貴州境者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今為貴州之威東南流至烏撒南九十里謂之可渡河又東南為七星關

河折而南經雲南霑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經永寧州西境普安州東境盤迴曲折於山箐間陰翳蒙密夏秋多障流

經募役長官司東南而南盤江流合焉一統志募役長官司在永寧府順又東南入廣西泗城州境而謂之左江陶弼云左江即盤江

盤江即牂牁江也
江廣百餘步足已行船南粵已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

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
師古曰言為天

子之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已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萬
浮舩牂

柯出不意
補注王念孫曰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

陳禹謨本御覽州郡部十七引
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此制粵一奇也誠曰漢之強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曰郎中將補注劉敞曰當作中

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江水注同先謙曰史記作郎中將百官表郎中令所屬中郎有五

官左右三將郎中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從巴

有車戶騎三將關入北補注王念孫曰巴荅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符縣

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

也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

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荅地

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荅關矣隸書符字作符與荅

相似又涉上下文荅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荅關通鑑漢多一蜀字

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下亦衍蜀字見史記舊本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
正作巴符關陳禹謨改符為荅
賜諭曰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夜郎旁小邑皆
貪漢縉帛曰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為犍
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補注先謙曰夔道在今蜀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已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漢中

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補注數歲道不

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

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

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

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南夷下稍令犍為

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補注王念孫曰保就猶

一聲之傳逸周書諡法篇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為

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為

解而非其本旨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補注先謙曰集解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篤當作捐毒西域國非天竺也詳見西域傳顏注誤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据遷史當云為求皆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已一州王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為主上文云

一州之主皆其證御覽四夷部十一引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馳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乃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當作嘗誤官本同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頭蘭

索隱即且蘭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王南粵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曰邛都為粵

騫郡柞都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史記黎作犁冉駹為文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曰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

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先謙

日史記深作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杖作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詞當脫深靡二字史記作勞漫

靡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曰兵臨滇滇王始首

善曰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

難字補注劉攽曰多一滇字滇舉國降宋祁曰郭本無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曰為益州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曰百數補注先

本數作入引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

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水衡都尉補注先謙

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云云破發蜀郡犍為犇命萬

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補注先謙曰昭紀作擊益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水衡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据昭紀始元四年冬遣田

之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

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補注先謙曰見昭紀始元五年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斬首

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補注先謙曰句町牂牁縣在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大鴻

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閒歲隔一歲

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遣執金吾馬適建補注周壽昌曰姓馬適求漢有此姓

龍頡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在下更上少師

古曰三字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曰

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

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

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

見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選奕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竟反奕音人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人作

大太守察動靜有變迺已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不

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

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

本勃作悖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

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選任職

太守往已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已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民聖王不已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

王侯勿復通如已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

規反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

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常立據序志立字少遷

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補注先謙曰連然在今雲南府安寧州南不韋

今永昌府保山縣北三十里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

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

曰且音子餘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遵義府桐梓縣東北有且同亭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邑君曰將軍誅亡狀

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曰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釋解也

鉤町王禹

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

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

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聞

曰誘其眾

師古曰閒音居莧反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師古曰戲音許

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

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

有盜賊復已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

也補注先謙曰居字當衍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

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已為

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補注錢大昕曰王莽傳作

周欽錢大昭曰改太守為大尹莽制也牂柯亦當從莽改作同亭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

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補注錢大昭曰益州亦當從莽改作就新

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已擊益州

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

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

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

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嶺蠻夷

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

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置桂林南海象郡已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之分故云揚粵

有罪者徙之於越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秦地與其土人雜居

蓋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補注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

且死下考證云案此郡尉也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掌一郡兵事故得移檄發兵

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

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吾欲興兵絕新

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湟溪陽山涯口皆有秦關清遠匯口亦有之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

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

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

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

案明志仁化樂昌二府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此佗設

險之意也案元和志任囂城在韶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趙
佗城在韶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口村昔尉佗據粵以五嶺為界

乃築此城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

以定粵境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借作背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

險字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譌為北字遂云南北東西數
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

乃佗上書自夸於漢難以為據也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

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

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補注先謙

廢關在此案在今南雄州西北陽山桂陽縣曰通典虔州大庾縣橫浦

在今連州陽山縣東湟溪關在連州西北曰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已法誅秦所置吏已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

假也補注先謙曰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十一年遣陸賈

立佗為南粵王補注先謙曰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

事詳賈傳與集同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

郡而皆與南粵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

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

號為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越字是荀紀通鑑同或云當作南武帝者非也說詳高后紀發兵攻

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廬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險領師古曰險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已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

也補注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

使粵者

補注先謙曰陳平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注非也左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文公十三

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沈欽韓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云謂夫之室次燕寢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鄭

云凡子生皆就側室疏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傳公衍公為之生其母偕出注云出之產舍是產舍謂之側室漢時猶然

外戚傳班婕妤仔居增城舍再就館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帝以呂后取佗姓子為帝故特言側室之子明親高帝子也其非嫡

生外國已知不待自表師古解非也顧說所引與小宗伯職正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此義先謙案諸說並通

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高皇帝棄羣

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臨事補注錢大昭曰白古自字自臨事者即尉佗書所云高后自臨用事

也先謙曰官本作自王文彬云白為自古文是也然師古無注元文當為自白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呂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諸

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

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曰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

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訪作親朕曰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

蓋於此時為將軍也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

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言欲以予粵猶匈奴傳漢亦棄造陽斗辟地以予胡意也曰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曰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

本得作能吏曰得王之地不足曰為大得王之財不足曰為富服領曰

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澗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

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呂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

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補注沈欽韓

曰顏說非也遺人衣服但計精輒何論綿之厚薄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左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

褚畜也呂覽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傳亦為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亦所貯之器也蓋御府所貯衣有上中下三等願王聽樂娛憂補注王文彬曰謂聽樂以消其憂也存問

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

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曰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

義不忍絕所曰賜老夫者厚甚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甚厚

高后自臨用事近細

士信讒臣

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

器馬牛羊

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

即予予牡母與牝

師古曰恐其蕃息

老夫處辟

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補注先謙曰官本矣作也

自己祭祀不脩有

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師古曰風聞聞風聲

吏相與議曰

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已自高異

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

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

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已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

西有西甌

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有西嘔君閩粵傳斬西于王即西甌也後漢書馬援傳注西于縣故城在今交州

龍編其眾半羸

師古曰羸謂劣弱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顏注非

南面稱

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自娛老夫身定百邑

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

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補注先謙

曰官本鍾作鐘 弓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

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

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表異錄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桂

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蝸蠹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

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粉齏獻桂蠹四瓶以蜜漬之紫色辛香有味啖之去痰飲之疾蘇云赤轂小車者

續志云小使車蘭輿赤轂追捕考案有所生翠四十雙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勅取者之所乘蓋即追鋒車取其疾速孔雀二雙昧死再拜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皇帝陛下陸賈還報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四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已朔望升拜號為朝臺又傍

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文帝大說師古曰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

朝請師古曰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七十年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

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四年即以二十餘歲為龍川令亦

百十餘蓋佗之太子早卒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補注齊召南曰案後文嬰齊嗣立即滅

而孫胡嗣立也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

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

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

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

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粵補注先謙曰据武紀王恢韓安國兵未諭領閩粵王弟餘善殺

郢曰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

與兵誅閩粵死亡已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

誅郢亦行已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已

怵好語入見

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補注先謙曰要之猶言總之謂大要在此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

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

帝文帝璽

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

師古曰嫪音居虬反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嫪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

使者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已

用漢法比內諸侯

補注先謙曰要約也

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

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

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曾

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決作缺徐廣注一作決

明缺是誤文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

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

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畱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補注先謙曰史記資作齎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

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補注周壽昌曰孟說是

也光自據蒼梧地稱秦王安在以秦趙同姓乎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

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

便者何也曰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

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師古曰鏃謂撞刺之也音窻補鏃嘉曰矛

注先謙曰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正文鏃字上別本有欲字王念孫云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

弟將卒居外者補注王念孫曰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曰故數月不發

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曰為王

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曰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

參曰曰好往數人足曰武往二千人亡足曰爲也辭不可天子罷

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潁川邾縣人邾音夾補注錢大昕曰李陵傳作濟南相奮

曰曰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二百人必斬嘉曰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

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

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器字入獻天子曰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曰爲僮取自脫一時利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

一時之利一本奴作取案僮即奴也自脫一時之利有取字亡顧

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

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

德爲王補注錢大昭曰言粵妻者以別於摎氏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

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曰兵擊干

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

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

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

封其子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龍亢侯表作龍侯蓋脫一字襲又龍亢之併晉

以為古字謬也集韻因此文增入又訛為襲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補注王文彬曰政讀曰征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

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補注沈欽韓曰今郴州

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補注先謙

曰武紀作下湟水然則橫浦即湟水也說詳紀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

粵來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先謙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補注先謙

曰史記瀨作厲字同二人嚴甲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梧也離後人加水作瀨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

補注先謙曰馳義侯越人名遺亦見武紀

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

陷尋陔破石門

補注先謙曰此即楊僕傳詔書所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也史記陔作陔索隱姚氏云尋

陔在始興縣西三百里近連口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

昔呂嘉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

漢滇陽縣地清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滇陽大廟介二峽之間

尤險陔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楊僕先陷尋陔即此先謙案陳時

始興郡始興縣在今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已粵數萬人

補注

南雄州始興縣西北

劉攽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

先謙曰劉說是史記無下粵字

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

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

補注先謙曰史記莫不知其兵多少

師古曰莫伏波迺為營

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

讀曰暮

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樓船力攻燒敵

師古曰反毆而入伏波營中

師古曰遲旦城中皆降伏波

音丈二反呂嘉建德己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

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

校尉而今為軍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

建德侯未聞有校司馬之稱也此故其二字誤倒又脫粵郎都稽

尉字師古因為之說耳先謙曰建德被獲仍封術陽侯

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蒼梧王趙光

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

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

定以粵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而不著其姓史同此作

史定或其人姓史名定耳否則粵將畢取己軍降為臆侯師古曰

衍一史字先謙曰官本又作及諭告甌駱四越將姓

畢名取也功臣表臆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諭告甌駱四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本書作三十戈船下

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己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

樓船將軍呂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

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注補

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徐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呂其

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王鳴盛曰地理志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置在始皇晚年且雖

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安侯官是及諸

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

河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補注先

謙曰官本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補注何焯曰案

朱育傳漢滅東粵以為治治之為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先謙曰史記作都東

治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論其功

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温州永嘉縣是也後以甌地爲回浦縣永嘉縣

即漢回浦縣之東甌鄉紀要東甌城在建寧府東南十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

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

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已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

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

其常不足已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

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

請舉國徙中國補注王念孫曰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

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一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補注朱一新曰與史

記作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已聞上遣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隮領閩

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已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強今雖勝之後必

更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盛強作強盛滅國乃止今殺王已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

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使

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

焉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

讀曰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中郎無將字引劉敞曰當作中郎將案史

記亦作郎中將劉說誤奉閩粵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

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

善上書請已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千是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補注

沈欽韓曰揭陽潮州也元和志潮州西南至廣州水陸路相兼一千六百里大海在潮州海陽縣東南一百三十步

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

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已士卒勞倦不許

罷兵令諸校畱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補注先謙曰杜佑云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

先謙案括地志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化今甯都州治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

兵畱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

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補注先謙曰官本砂作沙史記同索隱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

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當閩越之孔道殺漢三校尉是時

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補注周壽昌曰公

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農誤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

酎金免此六年事齒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

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補注先謙曰句章在今寧波府慈谿縣西三十五里

浮海從

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楊僕也

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爲

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

補注先謙曰史記如作若沈欽韓云輿地廣記新昌縣西有鹽溪一名若

邪溪當是此若邪也正義以爲越州之若邪溪太遠王文彬云据武紀越侯二人曰嚴曰甲一戈船出灘水一下瀨出蒼梧此則一出如邪一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

出白沙也

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棖終古斬徇北

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棖姓終古名也棖音袁補注先謙曰史記卒作率棖作棖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籒或作籒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籒作禦是語兒詳地理志

爲語兒侯

孟康曰越中地

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曰其邑七

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漢陽城在建寧府浦城縣北志云今縣城亦漢東越王餘善創

築後廢唐爲浦城縣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已其眾降

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城侯功臣表同

封敖爲開陵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為卯石侯

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宮本卯石皆非

海將軍說為案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遼嫫音於耕反福者

城陽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共王子此共字當有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

呂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補注王念孫曰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

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臣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

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封為下鄜侯師古曰鄜音郭於是天子曰東粵陔多阻閩粵

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

東粵地遂虛補注洪頤煊曰武紀元封元年詔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而不及閩粵此

傳云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東粵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地理志會稽郡有

治縣而無泉山此亦當日僅虛東粵而不及閩粵之證

朝鮮王滿

補注齊召南曰案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

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之誤先謙曰索隱案漢書滿

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小司馬

所見本異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

燕時本作始至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

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為置吏築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

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泃水為界師古曰泃

縣音普蓋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大通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泃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補注先謙曰及故燕齊亡在者

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都王險李奇曰

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高麗傳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北六里

隨山屈曲南臨泃水新唐書平壤在朝鮮國志平安道治平壤府

東南去王京五百餘里杜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補注先謙曰后

佑云平壤即王險城也

不可省 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

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呂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

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師古曰滋益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又未嘗入見師古曰天子

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

曰史記作真番旁眾國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

也音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

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卽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

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東部都尉治遼東武次縣朝鮮

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沈欽韓云于欽齊乘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勃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間者皆謂之溟渤東西浩瀚

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程大昌云逆河世之所謂渤海者也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補注先謙曰右渠發兵距

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清曰遼東兵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卒正多蓋卒正其官而多其名下文

坐法斬者即此人如解非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補注先謙曰武帝先敕責之見僕傳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

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

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

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

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

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

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補注先謙曰此又一衛山非表中義陽侯衛山也左將

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

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將燕代卒悍

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

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迺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

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補注先謙曰言左將呂故兩將不相得左

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補注

先謙曰史記和作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補注

私是此形近誤乃使衛山諭降右渠補注先謙曰不能顯

曰官本前作制率作卒引宋祁曰卒越本作率師古曰願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補注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先謙曰史記與左將軍下有計字是此奪今兩將圍城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

之補注先謙曰正史記作征非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呂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呂為然而呂節召樓

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

讀與麾同補注宋祁曰并其軍呂報天子許遂補注齊召南曰許

是也然通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左將軍已并兩

軍即急擊朝鮮朝路人相韓陶補注先謙曰史記尼谿相參

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頰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

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

能與猶言不如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案如

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

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

匈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

敵也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加之哉
言安能敵之也宋策夫宋以敵梁也寡人知此言不為與申鮮虞
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與敵也寡人知此言不為與申鮮虞
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襄二五年左傳聞邱嬰與申鮮虞
之義並未曉如字之義與字襄二五年左傳聞邱嬰與申鮮虞
乘而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
我懼病也與說一見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眾
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彼
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
重戊篇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
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大之與小強之
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
世家龐煖易與耳白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傳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紀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
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
訓為敵故或曰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也久矣注左
如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也久矣注左
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章昭注越語固守勿與與日勿與戰注左
老子不可與曰不可與戰章昭注越語固守勿與與日勿與戰注左
爭字增成其義此不可與戰章昭注越語固守勿與與日勿與戰注左
左將軍相爭之義也如增字以成其義與矣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亡降
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

政當作攻一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降相路人子最師古

本作改字

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

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瀋清侯師古曰瀋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

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補注先啞為平州侯長為

謙曰史記秋作萩同表作萩誤官本干作子

幾侯補注先謙曰表最呂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補注王念孫曰案沮陽史記作

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魏書沮字或作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涅

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表湍水

注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漢武帝元封四年封

路最為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

陳禹謨依俗曰官本沮作沮謙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

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補

口齊召南云案樂浪郡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

列縣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沈欽韓云紀要列口城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已

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

讀曰霸

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

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

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上多動字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道引宋祁曰道德

一作豈古所謂招攜曰禮懷遠曰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待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